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知覺的家庭親子界限與其生涯自我效能的差異情形及其間的關係。本章根據研究架構，將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與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第一節 受試者背景資料分析

一、大學生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之分佈

本研究採用金樹人、林清山、田秀蘭等人（民 78）的架構調查大學生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以 625 名大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迷失方向型佔 17.3%，焦慮性未定向型佔 13.9%，探索性未定向型佔 38.4%，他主定向型佔 6.2%，自主定向型佔 24.0%，不同生涯決定狀態人數分佈與比例結果可見表 4-1-1。很明顯的，若與以往研究相較，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始終是最多的，他主定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則是逐漸下降，而迷失方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增加。

表 4-1-1 不同生涯發展定向的大學生人數分佈情形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迷失方向	108	17.3%
	焦慮性未定向	87	13.9%
	探索性未定向	240	38.4%
	他主定向	39	6.2%
	自主定向	150	24.0%

二、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在各個背景變項的分佈情形

（一）性別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狀況，結果如表 4-1-2。

表 4-1-2 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男		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迷失方向	52	8.3%	56	9.0%
焦慮性未定向	48	7.7%	39	6.3%
探索性未定向	113	18.1%	127	20.4%
他主定向	21	3.4%	18	2.9%
自主定向	66	10.6%	84	13.5%

由表 4-1-2 可知，在各類型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中，男女生所佔的比例均相當接近，且根據卡方考驗的分析結果顯示，男女大學生在不同生涯決定狀態上的人數分佈差異並未達顯著 ($p=.498$)。

(二) 年級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年級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狀況，結果如表 4-1-3。

表 4-1-3 不同年級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

生涯發展定向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迷失方向	31	5.0%	31	5.0%	21	3.4%	25	4.0%
焦慮性未定向	25	4.0%	19	3.0%	24	3.8%	19	3.0%
探索性未定向	61	9.8%	60	9.6%	67	10.7%	52	8.3%
他主定向	11	1.8%	7	1.1%	11	1.8%	10	1.6%
自主定向	20	3.2%	21	3.4%	51	8.2%	58	9.3%

根據表 4-1-3 顯示，在各類型的生涯定向學生人數中，不同年級所佔的比例相當接近，但自主定向類型則稍有變化。根據進一步卡方考驗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上的人數分佈差異達顯著 ($p=.001$)。其中，在自主定向這一類型中，大三、大四的學生顯著多於大一、大二的學生。而在迷失方向這一類型中，大一、大二所佔的比例則略多於大三、大四。

(三) 科系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

狀況，結果如表 4-1-4。

表 4-1-4 不同科系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

科系	生命與基礎科學		工程應用		人文與社會科學		商業與管理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迷失方向	20	3.2%	35	5.6%	26	4.2%	27	4.3%
焦慮性未定向	10	1.6%	29	4.6%	25	4.0%	23	3.7%
探索性未定向	24	3.8%	71	11.4%	72	11.5%	73	11.7%
他主定向	7	1.1%	10	1.6%	10	1.6%	12	1.9%
自主定向	16	2.6%	30	4.8%	68	10.9%	36	5.8%

由表 4-1-4 的結果顯示，四類科系的大學生其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均以探索未定向型的人數最多，他主定向型的人數最少。而根據卡方考驗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差異達顯著 ($p=.018$)。其中，迷失方向型的大學生中，工程應用類的大學生比例高於其他三類科系。而焦慮性未定向型與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中，生命與基礎科學類的人數顯著少於其他三組。而在自主定向的大學生中，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人數顯著多於其他三類科系。

(四)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本研究欲瞭解有無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狀況，結果如表 4-1-5。

表 4-1-5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是		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迷失方向	13	2.1%	95	15.4%
焦慮性未定向	12	1.9%	74	12.0%
探索性未定向	19	3.1%	219	35.5%
他主定向	8	1.3%	31	5.0%
自主定向	24	3.9%	122	19.8%

由表 4-1-5 的結果可以得知，沒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中以探索未定向型的學生最多，而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則以自主定向型人數略多。而根據進一步卡方考驗的分析結果顯示，有、無雙主修或是輔系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之人數分佈並未有顯著差異 ($p=.059$)。

(五) 打工經驗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打工經驗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狀況，結果如表表 4-1-6。

表 4-1-6 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分佈

打工經驗	沒有打工經驗		純粹以賺錢與增長見識為目的		以賺錢與培養能力為目的		以賺錢、培養專業經驗、學以致用、創業等為目的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迷失方向	29	4.6%	31	5.0%	28	4.5%	20	3.2%
焦慮性未定向	21	3.4%	28	4.5%	20	3.2%	18	2.9%
探索性未定向	49	7.9%	69	11.1%	68	10.9%	54	8.7%
他主定向	5	.8%	10	1.6%	13	2.1%	11	1.8%
自主定向	21	3.4%	41	6.6%	45	7.2%	43	6.9%

由表 4-1-6 可以看到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情況。其中，生涯定向型大學生（包括他主定向以及自主定向型）中，以賺錢與培養能力，以及培養專業經驗、學以致用、創業等為主要打工目的者居多。不過，根據進一步卡方考驗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之人數分佈並未達顯著差異 ($p=.385$)。

(六) 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科系大學生在各類生涯發展定向的人數分佈有顯著差異。進一步探究的結果顯示，工程應用類的大學生其生涯決定屬於迷失方向型的比例高於其他三類科系，這樣的結果不免讓人感到疑惑，照理說工程應用類大學生未來生涯出路應該是較有保障的，但是這類科系中卻有較高比例的人出現迷失方向的狀況。可能的解釋是因為當初在選填志願時，純粹考量未來有前途，不必擔心找不到工作，亦或者受到他人意見的影響而選擇較有保障的工程類科，但卻始終未能認真去思考自己想要什麼，才會出現「還不確定以後要做什麼，而且也不需要急著做決定，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的迷失狀態；另外，焦慮性未定向型與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中，生命與基礎科學類的人數顯著少於其他三組。此一結果可能是受到研究對象的影響，因為本研究中生命與基礎科學類的取樣主要是以心理系學生為主，而這科系的學生因其課程目標的關係，比較有機會去探索與瞭解自己，就算真的面臨到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也比較知道求助的管

道，因此較不會出現這類的焦慮；最後，在自主定向的大學生中，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人數顯著多於其他三類科系，這有可能是因為這類科系的大學生較早就面臨到得要去思考其未來生涯的議題，所以會出現較多「經過一陣子的懷疑思考後，目前對於未來生涯已經有所決定」的自主定向情形。不過，以上僅是研究者個人的推論，至於真相為何，尚待進一步研究加以釐清。

另外，是否雙主修或輔系以及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各類生涯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未有顯著差異。換句話說，大學生的生涯探索活動與其生涯定向情形並未有一致的關係。這有可能是因為生涯已定向者也會僅為了經濟需要而打工賺錢；而未定向者可能因為家人的要求而申請雙主修或輔系，他們也會為了培養能力而去打工累積經驗，但是這些未必能解決其生涯未定向的問題。或許正因為，大學生可能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申請雙主修或輔系，以及尋找打工機會，並非僅僅是為了生涯探索，所以才出現生涯探索與大學生的生涯定向情形之間並未有一致關係這樣的結果。

由於本研究中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乃是採用金樹人等人（民 78）的研究分類方式，田秀蘭（民 87a）亦採用此一架構探討大專學生之生涯決定問題，以上相關研究均僅探討不同性別與年級大學生之生涯定向情形的差異。因此以下將針對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整體人數分佈，及其在性別、年級兩變項上人數分佈的差異情形，與過去研究結果提出比較討論：

1. 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人數分佈較以往有所不同

本研究與金樹人、林清山、田秀蘭等人（民 78）以及田秀蘭（民 87a）的研究結果相比較，發現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始終是最多的，他主定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則是逐漸下降，而迷失方向型的學生所佔的比例增加。他主定向型人數的逐漸下降，說明現在學生的生涯定向比較不像以往那樣全由父母師長等重要他人宰制。另外，迷失方向型也就是 Erikson 所謂的統整混淆，指的是沒確定未來目標，也不覺得焦慮困惑，這似乎也反映出在這所謂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大學生並未因此去追尋生命中更多的可能，反而在這當中迷失方向，甚至失去了進一步探索的意願。

2.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未達顯著差異

Patton 與 Creed（2001）整理性別與生涯定向狀態的相關研究，發現結果並不一致（Kelly & Cobby, 1991；Kelly & Callongelo, 1990），部分研究結果顯示，男生的生涯定向狀態比女生來的好（Kishor, 1981；Richardson,

1974)，但也有些研究結果則是相反(Lokan, Boss, Patsula, 1982; Vondracek, Hostetler, Schulenberg, Shimizu, 1990; Wallace, et al., 1994)，另外還有部分研究顯示男、女生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差異未達顯著(Neice & Bradley, 1979; Stead, 1989)。國內金樹人等人(民 78)以大專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男生以焦慮性未定向者人數較少，女生以迷失方向型所佔人數較少；田秀蘭(民 87a)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大學男、女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之人數分佈情形有所差異。但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男女生在五種不同生涯定向類型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綜合上述，性別對於生涯發展定向的影響未呈現一致性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是性別對於生涯發展定向並非是直接地影響，而可能間接地透過其他因素(像是生涯選擇機會的公平性)產生影響力。

3.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人數分佈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三、大四生涯自主定向型的大學生人數較多，而大一、大二迷失方向型的大學生人數略多。這符合 Earl (2003) 以大學生為對象所進行的研究，其結果指出年齡是生涯定向狀態最好的預測因子。過去金樹人、林清山、田秀蘭(民 78)的研究顯示，除大四學生多屬於自主定向型外，其餘三個年級的學生以探索未定向者較多。而田秀蘭(民 87a)以 467 名大專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也顯示不同年級所處的生涯定向情形屬於不同類型。當初金樹人等人(民 78)調查大專生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主要是依據 Marcia (1980) 的統整理論及 Crite (1981) 之生計決定理論，將學生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分為五類。從大學生自我統整的觀點來看，屬瑞珍(民 90)回顧國內相關研究，發現自我統整程度會因年級或是年齡的增加而更優(黃淑芬, 1982; 曾慧敏, 1985; 梁雲霞, 1987; 林秀玲, 民 1990)，這結果說明不同年級大學生之自我統整程度會有所不同，而此一差異反映在本研究中，則出現不同年級之大學生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並不一樣。

就研究者本身在大學心理諮商中心的輔導經驗而言，在大一、大二學生對自己所就讀的科系感到不確定的情形較多，而大三、大四學生的困擾比較是源自於對未來工作世界的不確定，兩者的確是有所不同。但相對來說，大三、大四學生因為畢業在即，所以得承受較大的決定壓力；對於大一、大二學生來說，未來的方向與選擇還有再思考的時間，再說大學生活多采多姿，社團活動、打工經驗、愛情生活等等，都是可以去選擇發展的，有太多的外務瓜分掉他們的生活與時間，這些都可能使得大一、大二學生對於未來生涯方向的決定產生「雖然還不確定以後要做什麼，而且也不需要急著決定，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想法。

第二節 大學生在各變項上的反應情形

為瞭解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與生涯自我效能上的反應情形，本研究分別計算受試樣本在各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數、標準差及題項平均數，其結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家庭親子界限各分量表以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及題項平均數

變項	題數	總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平均數
家庭親子界限				
父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16	52.33	16.430	3.27
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15	38.96	14.231	2.60
父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9	29.88	9.515	3.32
父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8	34.41	8.378	4.30
父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13	35.03	13.093	2.69
父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6	19.03	7.320	3.17
母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17	57.73	15.126	3.40
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13	50.28	16.481	3.87
母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10	29.74	9.137	2.97
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9	38.72	8.823	4.30
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10	28.30	10.772	2.83
母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6	15.64	6.448	2.61
生涯自我效能全量表	49	207.96	32.906	4.24

在家庭親子界限方面，由於該量表採取六點 Likert-type scale 方式，但並不提示每個點所代表的意義，而僅是在 1 與 6 的兩端標上「非常不符合」與「非常符合」。從題項平均數來看，其範圍為 2 至 5 分，分數越高代表大學生所知覺的互動樣貌越符合該層面的家庭親子界限。由表 4-2-1 可知，自我認同題項平均數最高，父子(女)自我認同與母子(女)自我認同均達 4.30，但在題項平均數最低的部分，父母則有所不同，父子(女)關係侵犯最低，達 2.60，而母子(女)自我壓抑之題項平均數最低，達 2.61，這顯示大學生對於與父親、母親互動關係的知覺其實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別將父母兩部

分的研究結果分開來看：

就父子（女）部分的六個分量表來看，題項平均數最高的是父子（女）自我認同，達 4.30；題項平均數最低的是父子（女）關係侵犯與父子（女）自我否定，分別為 2.60 與 2.69。而在母子（女）部分的六個分量表來看，題項平均數最高的是母子（女）自我認同，達 4.30，其次為母子（女）關係侵犯，達 3.87；題項平均數最低的是母子（女）自我壓抑與母子（女）自我否定，分別為 2.61 與 2.89。

上述結果顯示，大學生與父親互動中知覺到最多被認同與平等對待的自我感受，較少知覺到被侵犯以及被否定。在大學生與母親的互動中，同樣地知覺到最多被認同與平等對待的感受，但經驗到生活被侵犯或是情緒被勒索的情形也多，比較少感受到疏離與退縮。

在生涯自我效能部分，同樣採取六點 Likert-type scale 方式，6 分代表相當有信心，1 分代表完全沒信心。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為 4.24，這結果表示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屬於中上程度。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與生涯自我效能的差異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上之差異

(一) 性別

為瞭解不同性別在家庭親子界限上的差異，本研究以 t 考驗方式來檢定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十二個家庭關係分量表的得分差異。本研究主要以各分量表得分除以題數後所得之題項平均數來考驗，研究結果見表 4-3-1。

由此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僅在部分家庭關係量表上的得分達顯著差異。男大學生在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父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母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以及母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上的得分高於女大學生。而女大學生則只有在母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大學生。這說明男大學生知覺父親對其有較多的侵犯、強迫的行為，讓他們感受到較多的自我否定，而和母親的相處則是以相安為主，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下男大學生感受到較多的自我壓抑；而女大學生對其與母親的親密互動關係之知覺多於男生。

表 4-3-1 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量表上得分之差異分析

家庭關係分量表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父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男	3.22	.931	-1.107
	女	3.31	1.108	
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男	2.73	.976	3.485**
	女	2.47	.906	
父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男	3.38	1.032	1.395
	女	3.26	1.079	
父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男	4.25	1.001	-1.219
	女	4.35	1.087	
父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男	2.82	1.006	3.010**
	女	2.58	.996	
父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男	3.22	1.128	1.066***
	女	3.12	1.299	
母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男	3.16	.830	-6.705***
	女	3.62	.887	
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男	3.88	1.190	.247
	女	3.86	1.337	

母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男	3.06	.906	2.396*
	女	2.89	.915	
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男	4.23	.923	-1.721
	女	4.37	1.028	
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男	2.92	1.027	2.011*
	女	2.75	1.116	
母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男	2.72	1.037	2.499*
	女	2.50	1.100	

*P<.05 **P<.01 ***P<.001

(二) 年級

為瞭解不同年級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上的差異，本研究以年級為自變項，家庭關係量表中的十二個分量表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見表 4-3-2。

本研究結果顯示，年級此一變項僅在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與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的得分差異達顯著，而進一步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大一學生在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大二與大四學生，而在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上的得分則顯著高於大四學生。這結果說明大一學生與父母親的互動關係中比大四學生知覺到更多的侵犯。

表 4-3-2 不同年級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量表上得分之差異分析

家庭關係分量表	年級(代號)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及事後比較
父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大一	3.35	.964	1.100
	大二	3.36	1.037	
	大三	3.21	1.095	
	大四	3.19	.997	
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大一(1)	2.85	.932	6.112*** 1>2、4
	大二(2)	2.51	.894	
	大三(3)	2.63	.988	
	大四(4)	2.41	.921	
父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大一	3.51	1.052	2.152
	大二	3.30	1.069	
	大三	3.24	1.071	
	大四	3.25	1.025	

父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大一	4.24	1.033	2.487
	大二	4.50	.996	
	大三	4.19	1.123	
	大四	4.30	1.004	
父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大一	2.89	1.033	2.582
	大二	2.62	.976	
	大三	2.68	1.080	
	大四	2.60	.909	
父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大一	3.15	1.183	1.350
	大二	3.01	1.231	
	大三	3.28	1.299	
	大四	3.21	1.150	
母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大一	3.52	.846	1.973
	大二	3.42	.937	
	大三	3.28	.910	
	大四	3.38	.857	
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大一(1)	4.11	1.256	2.898*
	大二(2)	3.80	1.375	
	大三(3)	3.87	1.269	
	大四(4)	3.70	1.157	
母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大一	3.04	.925	.383
	大二	2.97	.925	
	大三	2.95	.928	
	大四	2.94	.884	
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大一	4.21	.940	1.511
	大二	4.33	1.142	
	大三	4.25	.965	
	大四	4.42	.874	
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大一	2.97	1.012	1.509
	大二	2.77	1.233	
	大三	2.86	1.085	
	大四	2.72	.977	
母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大一	2.63	1.078	.449
	大二	2.54	1.179	
	大三	2.67	1.066	
	大四	2.57	.991	

*P<.05 **P<.01 ***P<.001

(三)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本研究以變異數分析考驗各類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在不同家庭關係分量表之題項平均數的差異，其結果見表 4-3-3。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僅在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以及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上的得分達顯著差異。進一步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焦慮性未定向的大學生在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上的得分顯著低於迷失方向以及自主認同的大學生，而在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自我認同的大學生。這結果說明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在與母親的關係中較他主定向與自主定向型的大學生知覺到更多的自我否定與更少的自我認同。

表 4-3-3 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量表上得分之差異分析

家庭關係分量表	生涯發展定向（代號）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及事後比較
父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迷失方向	3.35	1.068	1.790
	焦慮性未定向	3.15	.936	
	探索性未定向	3.19	.997	
	他主定向	3.56	1.009	
	自主定向	3.34	1.088	
父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迷失方向	2.61	.947	.502
	焦慮性未定向	2.61	.970	
	探索性未定向	2.59	.884	
	他主定向	2.79	1.076	
	自主定向	2.55	1.004	
父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迷失方向	3.30	1.163	.881
	焦慮性未定向	3.44	.947	
	探索性未定向	3.37	.974	
	他主定向	3.30	1.319	
	自主定向	3.20	1.086	
父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迷失方向	4.39	1.041	2.147
	焦慮性未定向	4.08	.989	
	探索性未定向	4.24	1.023	
	他主定向	4.51	1.108	
	自主定向	4.41	1.092	
父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迷失方向	2.70	1.076	.886
	焦慮性未定向	2.88	.903	
	探索性未定向	2.65	.928	
	他主定向	2.69	1.147	
	自主定向	2.66	1.090	

父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迷失方向	3.00	1.298	1.952
	焦慮性未定向	3.39	1.118	
	探索性未定向	3.25	1.115	
	他主定向	2.90	1.210	
	自主定向	3.14	1.351	
母子(女)關係親密分量表	迷失方向	3.51	.991	2.336
	焦慮性未定向	3.17	.867	
	探索性未定向	3.36	.878	
	他主定向	3.49	.965	
	自主定向	3.47	.807	
母子(女)關係侵犯分量表	迷失方向	3.87	1.254	.468
	焦慮性未定向	3.95	1.282	
	探索性未定向	3.90	1.266	
	他主定向	3.65	1.335	
	自主定向	3.82	1.268	
母子(女)關係相安分量表	迷失方向	2.91	.976	1.748
	焦慮性未定向	3.19	.893	
	探索性未定向	2.99	.879	
	他主定向	2.83	.968	
	自主定向	2.92	.906	
母子(女)自我認同分量表	迷失方向(1)	4.44	.948	3.766**
	焦慮性未定向(2)	4.02	.895	
	探索性未定向(3)	4.24	.993	
	他主定向(4)	4.58	1.130	
	自主定向(5)	4.39	.955	
母子(女)自我否定分量表	迷失方向(1)	2.86	1.109	2.421*
	焦慮性未定向(2)	3.10	.941	
	探索性未定向(3)	2.84	1.102	
	他主定向(4)	2.61	1.038	
	自主定向(5)	2.69	1.081	
母子(女)自我壓抑分量表	迷失方向	2.54	1.181	1.847
	焦慮性未定向	2.88	1.064	
	探索性未定向	2.61	1.056	
	他主定向	2.55	1.172	
	自主定向	2.50	.990	

*P<.05 **P<.01 ***P<.001

(四) 綜合討論

1. 大學生所知覺到的父、母親子界限有所不同

本研究在大學生的家庭親子界限分析中發現，大學生與父親互動中知覺到最多被認同與平等對待的自我感受，較少知覺到被侵犯以及被否定的經驗。而在大學生與母親的互動中，同樣地知覺到最多被認同與平等對待的感受，可是經驗到生活被侵犯或是情緒被勒索的情形也不少，較少感受到疏離與退縮。此一結果說明，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中分別對於和父親以及母親互動之知覺是有所不同的。大學生特別在與母親的互動中會經驗到關係侵犯，可能是因為母親在家庭角色上擔負比較多生活照顧的責任，且母親跟孩子的情緒連結也是比較強烈、比較容易共振的，因此個體較容易在母子(女)互動中知覺到被侵犯。Minuchin 認為若界限混淆不清 (fusion)，則彼此關係偏向黏密 (enmeshment)，成員間的關係容易缺乏自主性而彼此糾結，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母子(女)之間的親子界限混淆不清的情形多於父子(女)之間，但這樣的家庭親子界限還不至於影響到孩子在此互動關係中被認同、被平等對待的自我感受。

2.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所知覺到的家庭親子界限有所不同

就不同性別的大學生而言，大學男生知覺父親對其有較多的侵犯、強迫的行為，也讓他們感受到較多的自我否定，而和母親的相處則有比較多的淺薄溝通與權讓行為，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下大學男生感受到較多的自我壓抑與缺乏回饋、鼓勵；而大學女生在與母親的互動中對於關愛、支持、分享與陪伴等親密關係的知覺多於男生。如果採用 Green 與 Werner (1996) 的說法是，大學男生這樣的父子關係界限是屬於高侵犯低親密的，其母子關係界限是屬於低親密低親犯的；而大學女生的母子關係界限則是屬於高親密低親犯。此一結果與孫頌賢、修慧蘭 (民 93) 的研究結果相似，大學男生比女生更能感到來自父親的否定感受，而大學女生比男生更能在母子關係中知覺到親密的互動經驗。

就大學男生知覺到較多侵犯、否定與相安的親子界限的結果來說，根據江捷如 (民 87) 以二專學生為對象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由於男生較被認為該獨立、承擔事情，因此，較可能在面對父母的干涉、控制，或是期待等等會有較多不滿、反抗的情緒，相對地也較多認同衝突之情感，因此在本研究中反映出大學男生較容易知覺到被侵犯、被否定或是疏離、壓抑的感受。而大學女生可能因為較重視關係 (Josselson, 1980)，反較能將父母的作為視為關心而非控制的表現，所以比較能認同父母，較不會知覺到

負向的互動經驗。另一種可能的推論是，男生與他人之情感疏離只是一種假獨立，因為他們必須藉由拒絕承認其情感需求以從依賴中走出，如此甚至可能導致男性在親子分化上，較女生感受到更多與家人分離的焦慮及矛盾衝突（邱秀燕，民 89）。吳明燁（民 91）在其研究結果討論中也提到，由於父母的關心或支持在男孩眼中反而是一種控制，所以家庭結構性資源（包括：家庭規則，以及投資於家庭成員的金錢、物質、時間與精力等）對於男生反而具有不利的影響。鄭玉英、趙家玉（民 82）認為，由於大學階段正是子女追求自主的階段，此一過程易導致家庭緊張之產生，甚至可能採取一些不當策略對成員之自主性加以設限，此時，大學男生在承受社會對其情感獨立的角色期待下，內心可能呈現矛盾及罪惡等複雜感受，因而比大學女生更容易知覺到被侵犯與否定。

而大學女生感受到較多親子間的親密互動，此一結果有可能是因為女生在建立與同儕及父母的親密關係之需求比男生高（惠風，民 84），且她們在人際關係中較強調情感的相互依賴，也較能敏感到自己真實的情緒，重視情感的表露與溝通（邱秀燕，民 89），因此女生比較容易知覺到親密的家庭親子互動樣貌。

綜合上述可知，因為男生多被期待要獨立自主，加上女生對於親密關係的需求較高，所以大學男、女生對於家庭親子界限之知覺有所不同。

3. 不同年級大學生所知覺到的家庭親子界限有所不同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一學生與父母親的互動關係中知覺到較多生活或是隱私被侵犯的經驗。孫世維（民 86）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之分離一個體化的發展因年級與性別等因素而有不同，其中大一時期親子依附較高、心理分離程度較低，而其他年級彼此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上述結果點出大一學生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想要依附父母維持原本的親密關係，但一方面又意識到自己得要學習獨立自主，面對這個全新的階段，孩子得要學習展翅高飛，父母也要學習慢慢放手，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可以完全掌握孩子的生活，父母與子女都在重新定位與調適這新的生活距離。面對孩子第一次離家，父母總有許多的不捨與不放心，而在大小瑣事都被關心詢問下，孩子也較容易經驗到被侵犯，因而產生暫時性家庭親子界限混淆的情形。根據陳斐虹（民 86）研究大學生離家的經驗發現，父母親觀念的調整、擁有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及上大學對父母的意義這三個因素，是影響受訪者在離家後提升自主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可以在此一過渡時期調整出適合彼此的距離與新的相處模式，有助於個體自主的發展。

而王大維（民 85）以 407 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研究其結果發現，家庭

系統分化並不會因大學生的年齡而有所不同。這樣不一致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家庭界限較屬於現象的描述，而家庭系統分化則說明不同家庭關係樣貌下潛在的意義與動力關係，大一學生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影響其與父母互動的關係，但是並不因此而改變整個家庭的動力，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大學生的過去成長經驗才是離家後依附關係是否改變的主要影響因素（陳斐虹，民 86）。綜上所述，大一學生知覺到較多的關係侵犯有可能是因為環境轉換而形成暫時性的家庭現象描述，但是家庭動力是否因為新環境的衝擊而產生強大變化則端視家庭成員間過去的生活經驗而定。

4. 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所知覺到的家庭親子界限有所不同

本研究結果顯示，就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而言，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在母子互動關係中較已定向的（他主定向與自主定向型）大學生知覺到更多的生活被侵犯、更多的自我被否定，以及更少的自我被認同感。此一結果說明，對於這種很難下決定的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生而言，與母親互動關係的知覺及其自我感受是更值得被注意的。Eigen 和 Hartman (1987) 以 197 位高中高年級學生為樣本測量家庭功能與生涯定向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過度黏密與家庭規則太缺乏彈性的個案，容易出現生涯未定向的狀況。Kinner、Brigman 和 Nobel (1990) 研究發現家庭關係過度疏離的個案，缺乏良好的家庭支持，會對其生涯定向有不良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家庭互動關係與個體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有顯著關係。但在本研究中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明，到底是因為個體焦慮性未定向的生涯狀況引發其家庭親子界限出現較多混淆不清、過度黏密，還是因為個體家庭親子界限的混淆不清、過度黏密，使得他（她）出現生涯焦慮未定向。換言之，對於個體焦慮性未定向的狀態，與其所知覺到家庭親子界限的侵犯關係與否定感受，兩者間到底孰為因孰為果，本研究並無法加以說明解釋，需要藉由更多的探討來加以釐清，但兩者的關連性是被證實的。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上之差異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科系、是否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以及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等六類，欲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分別採用 t 考驗以及變異數分析考驗各變項的差異性，由於各背景變項中各組所包含之人數有所差異，故於進行變異數分析考驗之前，進行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各組皆未達 .01 之顯著

水準，表示可接受各組變異數為同質之情形，確定符合變異數同質性之假定。以下分別就各背景變項加以討論。

(一) 性別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性別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是否有差異，乃針對性別與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的題項平均數進行差異性的 t 考驗，結果如表 4-3-4 所示。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女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得分未達顯著差異，這表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並沒有不同。

表 4-3-4 不同性別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性別	M	SD	t 值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男	4.21	.662	-1.272
	女	4.28	.680	

(二) 年級

而以年級來看，本研究同樣以年級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5 所示。

研究結果顯示，年級此一變項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大一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得分與顯著低於大四學生。

表 4-3-5 不同年級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年級(代號)	M	SD	F 值及事後比較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大一 (1)	4.14	.643	2.813*
	大二 (2)	4.18	.680	
	大三 (3)	4.29	.679	
	大四 (4)	4.34	.671	

*P<.05

(三) 科系

本研究將科系分為生命與基礎科學、工程應用、人文與社會科學、商業與管理四大類，以科系類別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6 所示。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得分差異達顯著。進一步的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生命與基礎科學以及人文與社會

科學類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工程應用科學類。

表 4-3-6 不同科系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科系 (代號)	M	SD	F 值及事後比較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生命與基礎科學 (1)	4.34	.532	6.702***
	工程應用 (2)	4.09	.665	1 > 2
	人文與社會科學 (3)	4.38	.664	3 > 2
	商業與管理 (4)	4.21	.709	

***P < .001

(四)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本研究欲瞭解有雙主修或輔系與沒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是否有差異，乃針對是否雙主修或輔系與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進行差異性的 t 考驗，結果如表 4-3-7 所示。

研究結果顯示，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說明，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沒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

表 4-3-7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雙主修或輔系	M	SD	t 值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是	4.54	.658	4.170***
	否	4.20	.665	

***P < .001

(五) 打工經驗

本研究將打工經驗分為，沒有打工經驗；純粹以賺錢與增長見識為目的；以賺錢與培養能力為目的；以賺錢、培養專業經驗、學以致用、創業等為目的四大類，以這四類不同的打工經驗做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8 所示。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的得分有顯著差異。根據事後比較結果可知，以賺錢、培養專業經驗、學以致用、創業等為打工目的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沒有打工經驗、純粹以賺錢與增長見識為目的、以賺錢與培養能力為目的這三類打工經驗的大學生。此一結果說明，以培養專業能力為打工目的之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沒有打工經驗以及以純賺錢或是培養一般能力

為打工目的的大學生。

表 4-3-8 不同打工經驗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打工經驗 (代號)	M	SD	F 值及事後比較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沒有打工經驗 (1)	4.07	.681	9.701***
	純粹以賺錢與增長見識為目的 (2)	4.17	.707	1、2、3 < 4
	以賺錢與培養能力為目的 (3)	4.25	.603	
	以賺錢、培養專業經驗、學以致用、創業等為目的 (4)	4.48	.638	

***P < .001

(六)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本研究依據金樹人等人 (民 78) 的研究，將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分為，迷失方向、焦慮性未定向、探索性未定向、他主定向，以及自主定向五大類，以這五類不同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做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題項平均數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9 所示。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得分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他主定向以及自主定向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迷失方向、焦慮性未定向、探索性未定向三類生涯未定向型的大學生。

上述研究結果說明，已定向型 (他主定向與自主定向) 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未定向型大學生 (迷失方向、焦慮未定向、探索未定向)。

表 4-3-9 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差異分析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生涯發展定向 (代號)	M	SD	F 值及事後比較
全量表題項平均數	迷失方向 (1)	4.13	.654	24.787***
	焦慮性未定向 (2)	3.97	.688	4、5 > 1、2、3
	探索性未定向 (3)	4.10	.625	
	他主定向 (4)	4.52	.713	
	自主定向 (5)	4.64	.540	

***P < .001

(七) 性別與科系

根據前面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為了瞭解性別與科系在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上是否有交互作用，乃以科系與性別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之題項平均數作為依變項，結果如表 4-3-10 所示。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科系及性別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顯著水準。換言之，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並不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

表 4-3-10 不同科系與性別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科系 (A)	7.296	3	2.432	5.551***
性別 (B)	.005	1	.005	.104
交互作用 (AxB)	2.267	3	.756	1.725
誤差	270.323	617	.438	

P<.01 *P<.001

(八) 科系與打工經驗

為了釐清科系與打工經驗在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上是否有交互作用，本研究採以科系與打工經驗作為自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之題項平均數為依變項，結果如表 4-3-11 所示。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科系與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水準。換句話說，不同科系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會因為不同的打工經驗而有所差異。

進一步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就工程應用科系類別來看，以學以致用與培養專業能力為主要打工目的的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沒打工經驗的大學生。而就商業與管理科系類來看，以學以致用與培養專業能力和以賺錢與培養能力為主要打工目的的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高於純粹以賺錢與增長見識為主要打工目的或是沒打工經驗的大學生。

表 4-3-11 不同科系與打工經驗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科系 (A)	7.993	3	2.664	6.404***
打工經驗 (B)	6.782	3	2.261	5.434***
交互作用 (AxB)	7.948	9	.883	2.122*
誤差	253.384	609	.416	

*P<.05 ***P<.001

(九) 科系與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如表 4-3-12 所示，不同科系與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上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即科系與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對於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並沒有交互作用的影響。換言之，不同科系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並不因為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不同而有差異。

表 4-3-12 不同科系與生涯定向發展情形大學生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科系 (A)	3.345	3	1.115	2.870*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B)	27.918	4	6.979	17.967***
交互作用 (AxB)	3.112	12	.259	.668
誤差	234.635	604	.388	

*P<.05 ***P<.001

(十) 綜合討論

1. 就不同性別的大學生而言，男女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上沒有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黎麗貞 (民 86) 以大四學生為樣本、黃淑敏 (民 88) 以師院生為研究對象，以及陳淑琦 (民 88) 針對理工科系大學生所做的研究之結果並不相同，而與厲瑞珍 (民 90) 針對南部即將畢業之大學生以及李詠秋 (民 91) 針對原住民大學生所做的研究結果較為類似。而根據研究者整理過去相關研究發現，性別是否會影響個體之生涯自我效能是許多研究生涯發展的學者所關心的議題，早期研究發現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但近期的研究卻發現差異並不顯著。另外，進一步探究不同科系的大學男、女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上的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科系在生涯自我效能上並沒有交互作用的效果，此與厲瑞珍 (民 90) 之研究結果一致。傅琇悅 (民 90) 研究討論中提到現代女性已逐漸擺脫傳統束縛，不再受到傳統社會對於女性角色的限制或期待，因此女性所知覺到的生涯阻隔偏低。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可能因著時間的發展，社會價值的變遷，觀念的開放、性別角色的觀念改變，大學男、女生的生涯自我效能差異及其反映在不同科系領域上的差異已經不顯著。

2. 就不同年級之大學生而言，大一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低於大四學生

Zhang 和 Zheng (2002) 以大學電機系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大一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最高，而大二學生生涯自我效能最低。國內黃淑敏 (民 88) 與李詠秋 (民 91)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沒有顯著差異無差異。綜上所述，年級在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上的影響可能是較不重要的，亦或者會受到其他脈絡因素的影響 (像是對於所就讀科系的瞭解與滿意度等)。

3. 就不同科系之大學生而言，工程應用類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均低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類和生命與基礎科學類的大學生

此研究結果與黎麗貞 (民 86) 以及厲瑞珍 (民 90) 的研究結果相似，而與郭玟嫻 (民 92) 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這有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的差異所導致，上述研究除了郭玟嫻 (民 92) 特別針對科技大學學生外，其他研究均採用一般大學學生。一方面由於科技大學的教學環境與課程目標不同於一般大學，再者一般大學中不同科系領域所重視的課程指標亦有所不同，像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較強調發展自我概念、探索生命的意義，以及學習壓力調適、資訊蒐集與問題解決的能力。而本研究中生命與基礎科學的受試樣本大部分來自於心理系，該系之課程目標亦強調對生命的瞭解與對自我的探索。而反觀工程學院與商業與管理學院則多以「追求卓越，邁向一流」及「提昇整體競爭力，領先創造新領域」為主要教學目標，較少提供學生進一步瞭解自己的機會。事實上，生涯自我效能會隨著檢視與瞭解自己的機會越多而越能有所提升。

4. 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較高

此一結果與厲瑞珍 (民 90) 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的解釋是，雙主系或輔系的大學生在選擇雙主修或輔系的領域時，已經先經歷過混亂階段，也有機會進一步思考探索自己未來可能的生涯選擇，而這思考與整理的機會讓他們對於自己更加清楚，也因此增加其現在生涯決定的信心。

5. 就不同打工經驗的大學生而言，以培養專業能力為打工目的之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沒打工經驗以及以純賺錢或是培養一般能力為打工目的的大學生

本研究結果與黎麗貞 (民 86)、郭玟嫻 (民 92) 的發現類似，這說明工作經驗有助於個體瞭解工作世界，也可藉由與多元環境的互動經驗累積對自我的認識，因此對生涯自我效能有正向增進的作用。本研究也發現，

大學生如果能夠擬定以培養專業能力為主要考量的打工計畫，對其生涯自我效能的提升更能有所助益。再者，本研究發現科系與打工經驗在生涯自我效能上有交互作用效果，由此可知，工程應用類以及商學與管理類的大學生雖然可能因為課程訓練而較缺乏自我探索的機會，但如果能妥善利用更具專業性的打工機會，釐清真實和理想的自我，發展人格特質間的和諧關係，有助於提升其生涯自我效能，促進生涯成熟，如此一來個體可將自我和職業做最佳的適配，有助於生涯決定。

6. 就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而言，已定向型（他主定向與自主定向）的大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高於未定向型（迷失方向、焦慮未定向、探索未定向）

O'Hare 與 Tamburri (1996) 研究特質焦慮、生涯決定以及與生涯決定有關之情境焦慮間的關係，發現特質焦慮與低自我效能是生涯猶豫、未定向的基本預測因子。厲瑞珍 (民 90) 整理自我統整與生涯決定的相關研究也發現，自我統整程度高者，其生涯決定程度也較高，屬於可以做出生涯選擇的生涯決定者。綜上所述，個體如果是生涯已定向型則其自我統整程度較高，個體自我統整程度越高，對自我的瞭解越清楚，則在生涯選擇與決定上將越有信心，也會反映出較好的生涯自我效能；而如果個體具有焦慮與低自我效能的特質，則其生涯選擇與決定較有困難，也不容易定向。

第四節 家庭親子界限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相關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瞭解家庭親子界限各分量表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之間的關係。分析結果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大學生家庭親子界限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相關矩陣

	生涯總	父親密	父侵犯	父相安	父認同	父否定	父壓抑	母親密	母侵犯	母相安	母認同	母否定
父親密	.273***											
父侵犯	.001	.096*										
父相安	-.090*	-.388***	.415***									
父認同	.366***	.666***	-.223***	-.395***								
父否定	-.134***	-.292***	.624***	.545***	-.534***							
父壓抑	-.178***	-.678***	.170***	.525***	-.624***	.537***						
母親密	.242***	.222***	.048	-.022	.166***	-.046	.110***					
母侵犯	.000	.002	.376***	.261***	-.126**	.359***	.212***	-.077				
母相安	-.096*	-.161***	.258***	.557***	-.140***	.350***	.303***	-.334***	.550***			
母認同	.336***	.305***	-.068	-.051	.370***	-.211***	-.203***	.581***	-.312***	-.298***		
母否定	-.109***	-.100*	.316***	.241***	-.181***	.440***	.255***	-.294***	.708***	.559***	-.450***	
母壓抑	-.193***	-.170***	.179***	.274***	-.281***	.321***	.399***	-.568***	.379***	.559***	-.519***	.604***

*P<.05 **P<.01 ***P<.001

由表 4-4-1 的研究結果可知，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與家庭親子界限各分量表的相關多達顯著，顯示此兩變項有相關存在。研究結果顯示，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與父子（女）關係親密、父子（女）自我認同、父子（女）自我否定、父子（女）自我壓抑、母子（女）關係親密、母子（女）自我認同、母子（女）自我否定、母子（女）自我壓抑的相關，均達.001 的顯著水準。其中，與父子（女）關係親密、父子（女）自我認同、母子（女）關係親密、母子（女）自我認同均為正相關，而與父子（女）關係相安、父子（女）自我否定、父子（女）自我壓抑、母子（女）關係相安、母子（女）自我否定、母子（女）自我壓抑均呈現負相關。此一結果說明，家庭親子界限中的關係越親密、越能感受到自我認同，個體的生涯自我效能越高。但如果在家庭親子界限中出現越多的相安關係、自我否定，以及自我壓抑，個體的生涯自我效能越低。

另外，生涯自我效能與父子（女）關係侵犯、母子（女）關係侵犯的關係，卻是正、負相關均有，但其相關程度均未達顯著水準。此一結果說明，家庭親子界限中的關係侵犯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存在。

第五節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生涯自我效能之迴歸分析結果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學生的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本研究以大學生的年級、科系、是否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六個背景變項，以及父子(女)關係親密、父子(女)關係侵犯、父子(女)關係相安、父子(女)自我認同、父子(女)自我否定、父子(女)自我壓抑、母子(女)關係親密、母子(女)關係侵犯、母子(女)關係相安、母子(女)自我認同、母子(女)自我否定、母子(女)自我壓抑等十二個家庭親子界限分層面為預測變項，以生涯自我效能為效標變項，利用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來考驗。其中，性別、年級、科系、是否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六個背景變項原為名義變項，在這裡則將之重新定義：年級由低年級到高年級分別為 1 到 4，數字越大年級越高；科系則是採用虛擬變項，生命與基礎科學為 00、工程應用為 01、人文與社會科學為 10、商業與管理為 11；有雙主修或輔系為 1，沒有雙主修或輔系則為 2；沒有打工經驗為 1、純粹以賺錢為打工目的為 2、以培養能力為目的則為 3、以培養專業能力為打工目的則為 4，數字越大代表打工目的層次越高；就生涯定向程度來說，迷失方向訂為 1、焦慮性未定向訂為 2、探索性未定向則訂為 3、他主定向則訂為 4、自主定向訂為 5，數字越大代表生涯定向程度越好。

一、以全體受試來看

本研究以六個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十二個分量表為預測變項，生涯自我效能為效標變項，以全體受試為樣本。而根據前面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家庭親子界限上的知覺有所不同，所以這部分乃分別針對大學男女生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 以及 4-5-2 所示。

(一)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 所示。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大學男生生涯自我效能有預測效果的變項包括：「父子自我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母子自我認同」、「母子關係侵犯」、「是否雙主修或輔系」、「打工經驗」。這六個變項對於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解釋量達 36%，其中「父子自我認同」的解釋量為 17.3%，是大學男生生涯自我效能最主要的預測變項，其次依序為「生涯發展定向情形」(8.1%)、「母子自我認同」(3.6%)、「母子關係侵犯」(3.0%)、「是

否雙主修或輔系」(2.7%)、「打工經驗」(1.2%)。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 來看, 除「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因為計分方式的問題 (是=1; 否=2) 所以呈現負值外, 其餘皆為正值, 表示大學男生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生涯發展定向程度越好、母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母子關係侵犯程度越高、打工目的層次越高、有雙主修或輔系者, 其生涯自我效能越好。

表 4-5-1 大學男生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生涯自我效能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300)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父子自我認同	.173	.173	61.883***	.303	5.891***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254	.081	32.131***	.269	5.694***
母子自我認同	.290	.036	15.035***	.233	4.425***
母子關係侵犯	.321	.030	12.991***	.174	3.562***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348	.027	12.223**	-.148	-3.073**
打工經驗	.360	.012	5.540*	.113	2.354*

*P<.05 **P<.01 ***P<.001

(二) 就女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大學女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2 所示。

本研究結果顯示, 對於大學女生生涯自我效能有預測效果的變項包括: 「母女自我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母女關係侵犯」、「父女自我認同」、「打工經驗」、「母女關係親密」。這五個變項所能夠解釋生涯自我效能整體層面的總變異量的 27.2%, 其中「母女自我認同」的解釋量高達 10.9%, 是大學女生生涯自我效能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其次依序為「生涯發展定向情形」(8.4%)、「父女自我認同」(5.0%)、「打工經驗」(1.6%)、「母女關係親密」(1.3%)。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 皆為正值來看, 表示大學女生的母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生涯發展定向程度越好、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打工目的層次越高、母女關係親密程度越高者, 其生涯自我效能越好。

表 4-5-2 大學女生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生涯自我效能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325)

預測變項	R ²	△R ²	F 值	β 值	t 值
母女自我認同	.109	.109	38.892***	.129	1.924***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193	.084	32.775***	.270	5.513***
父女自我認同	.243	.050	20.980***	.249	4.833***
打工經驗	.259	.016	6.811**	.125	2.551**
母女關係親密	.272	.013	5.592*	.151	2.365*

*P<.05 **P<.01 ***P<.001

(三) 綜合討論

茲將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於大學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預測情形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整理如表 4-5-3 所示。

表 4-5-3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對象	
	大學男生 N=300	大學女生 N=325
背 性別		
預 景 年級		
變 科系		
項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 5**	
打工經驗	+ 6*	+ 4***
測 生涯發展定向情形	+ 2***	+ 2***
家 父子(女)關係親密		
庭 父子(女)關係侵犯		
親 父子(女)關係相安		
變 子 父子(女)自我認同	+ 1***	+ 3***
界 父子(女)自我否定		
限 父子(女)自我壓抑		
項 母子(女)關係親密		+ 5***
母子(女)關係侵犯	+ 4***	
母子(女)關係相安		
母子(女)自我認同	+ 3***	+ 1***
母子(女)自我否定		
母子(女)自我壓抑		

*P<.05 **P<.01 ***P<.001

附註：數字代表預測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順序，加減符號說明β正負值，星號代表β值的顯著性

1. 自我認同是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本研究結果顯示，最能預測大學男生生涯自我效能的變項是「父子自我認同」；最能預測大學女生生涯自我效能的變項是「母女自我認同」。就家庭親子界限來看，自我認同是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最有力的預測變項。此一結果正好符合本研究前面文獻整理中強調自我感受在互動關係下的重要性，重要的並不見得是父母真正做了什麼，而是孩子感受到父母對他們認同與否。

根據 Bandura (1977) 的理論，自我效能的來源包括：表現成就、替代經驗、口語勸說、情緒激發，其中所謂的表現成就指的是成功經驗可提高自我效能。而生涯自我效能強調的是對個人生涯決定能力的主觀評價與信心程度，所以如果個體對自我有越多正向的瞭解與被肯定的經驗，其生涯自我效能也會比較高。楊淑萍 (民 84) 研究結果也指出，青少年自我尊重中的自我否定、父母贊同、權威拒絕與社會及自我的接受能聯合預測生涯發展中的生涯計畫、生涯探索與生涯決定，由此可知父母的支持與肯定對於青少年生涯決定有重要影響性。綜上所述，個體與父母的互動過程經驗到越多的自主性，以及被認同、肯定的感受，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2. 同性父母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大學生在與自己同性別的雙親互動中所經驗到被認同、被肯定之感受是其生涯自我效能的主要預測因子。王大維 (民 85) 關於次系統分化的研究結果指出，母子 (女) 次系統、父子 (女) 次系統對大學男、女生之影響並不相同。Chun 和 MacDermid (1997) 關於子女個體化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同性親子分化關係比不同性別親子關係對子女個體化的影響大，亦即父子分化較能有效預測男性個體化程度，而母女分化較能有效預測女性個體化程度。國內栗珍鳳 (民 88) 的研究也發現，大學男生自主發展的傾向與父親的相關較高，而大學女生自主發展的傾向則與母親的相關較高。

以上研究結果均支持本研究所發現，同性別父母對於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影響。不過，Lopez (1989) 的研究卻指出，免於和自己不同性別的雙親獨立衝突的程度可預測職業認同得分，且大於特質焦慮與學業適應所能預測的。造成這樣不一致結果的可能原因是，所採用的變項不同所導致。因為 Lopez 所強調的獨立衝突較接近本研究中所強調家庭親子界限中的侵犯關係、否定感受等負向變項，而本研究除了負向變項之外，亦涵蓋關愛與認同等正向變項，所以這樣的結果有可能說明同性父母的肯定認同以及避免與異性父母的衝突糾結，對於大學生的生涯發展 (職業認同、生

涯自我效能等)具有預測力。綜合上述,大學生對於不同次系統(父子女、母子女)之互動型態的知覺對其生涯自我效能有不同影響,其中大學生與同性父母互動過程中經驗到被認同、被肯定,以及具有自主性的感受,最能有效預測其生涯自我效能。

3. 與母親的關係對於大學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預測效果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男生知覺到越多的母子關係侵犯,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而大學女生知覺到越多的母女關係親密,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此一結果顯示,家庭親子界線中關係層面對於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以母子(女)關係變項最為顯著。在許多家庭中,母親常是主要生活照顧者、支持者;其照顧孩子生活或關心孩子的方式,一種是以彼此親近的互動、分享方式來表達,一種則是以「管」、「干涉」孩子的生活作息、空間,甚至交朋友等方式來表現。而根據前述提及男、女生因社會角色期待的不同,男生在人際互動歷程中,較不強調情感的凝聚依賴(邱秀燕,民89),也較少與他人有情感性的分享,女生則較常和他人分享想法、經驗或感受,因此母對子及母對女的關心或照顧方式也可能不同。

母對子較多以管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狀況等來表示對孩子的關心。或許這樣的互動關係對於大學男生而言反而比較習慣,或者說這和他被要求獨立自主的社會期待是比較不衝突的,因為當男生可以在這些瑣事的干涉下堅持自己想做的,反而會讓他累積對自己的效能感;而母對女則有較多的分享與陪伴的生活經驗。過去研究亦指出,女生在建立與父母的親密關係需求上較男生高(邱秀燕,民89)。魏珮文(民93)研究發現,女性的個體化意味著重視與他人的連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親密關係,透過「溫柔的發聲」—展現在與父母理性的溝通、主動地關懷父母,即在關係的滋養中可以慢慢地發展出自我,進而產生表達自己的行動能力。綜合上述可知,大學女生之自我效能是需要在親密關係中滋長的;而大學男生因為母親多以具侵犯性的方式來表示關心,加上社會要求男生自主的角色期待,反而促使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地累積。

本研究最初嘗試以家庭親子界限變項來預測所有大學生(不分男女)之生涯自我效能,結果亦顯示父子(女)自我認同對於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最具預測效果,此與邱秀燕(民89)研究發現一致,即「父子次系統分化」對大學生自我發展的預測力較高。但是基於大學男女生知覺到的家庭親子界限有所差異,所以本研究將男、女生分開來看,後來發現的確家庭親子界限對於大學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確實有不同的預測效果。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男女有別的研究結果有助於釐清更細緻的差異,也值得

諮商輔導工作者在處理大學男女生生涯議題時特別注意。

4. 背景變項中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對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最具有預測效果

Mitchell (1980) 研究發現，不正確的自我觀察及世界推論可能與生涯未定向有關，它限制生涯選擇的考慮範圍或干擾生涯決定歷程，使個人對自我能力產生懷疑，生涯自我效能降低（引自 林香君，民 81）。Borders 和 Archadel(1987)歸納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指出與生涯有關的自我信念是構成生涯自我效能的核心，會影響個體生涯決定狀態。許淑穗、張德榮（民 88）研究亦指出，高生涯自我效能者較常考慮未來的生涯選擇，其生涯選擇範圍也較為寬廣。綜合上述可知，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與其生涯發展定向情形有顯著相關，有可能是因為個體的生涯自我效能高，所以可以有比較多的生涯思考，進而做出比較好的生涯決定；另一種解釋是，越是生涯定向的個體，越能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而基於這些對自我的清楚與瞭解使得他可以在生涯探索的過程中獲得正向的回饋，因而不斷地累積在生涯決定上的信心與效能。不過，以上乃是研究者個人的推論，個體生涯自我效能與其生涯定向情形間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加以釐清。

二、分別以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受試來看

根據前述本研究結果可知，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有所差異，且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對於男女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也有相當的預測力。為了進一步探究這樣的差異是否反映在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會有不同預測力。本研究乃以大學生的背景變項（性別以及生涯發展定向情形除外）與其家庭親子界限為預測變項，生涯自我效能為效標變項，分別以不同的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男女大學生為樣本，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迷失方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迷失方向的男女大學生所進行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4 與表 4-5-5。

1.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迷失方向型的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4 所示。

對於迷失方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父子自我認同」、「父子關係侵犯」與「母子關係相安」，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46.8%。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父子自我認同」，佔 33.6%，「父子關係侵犯」與「母子關係相安」則分別可增加 6.9%與 6.3%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來看，本研究結果顯示，迷失方向型的大學男生之父子自我認同與父子關係侵犯程度越高，母子關係相安程度越低，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4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迷失方向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52)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父子自我認同	.336	.336	25.266***	.820	6.329***
父子關係侵犯	.404	.069	5.652*	.398	3.035**
母子關係相安	.468	.063	5.763*	-.262	-2.392*

*P<.05 **P<.01 ***P<.001

2. 就女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迷失方向型的大學女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5 所示。

最能預測迷失方向型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變項有「母女自我認同」與「打工經驗」，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27.7%。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母女自我認同」，佔 14.3%，「打工經驗」則可增加 13.5%的解釋量，兩者具有相同重要的預測效果。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皆為正值來看，這說明對迷失方向型的大學女生而言，母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打工目的的層次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5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迷失方向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56)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母女自我認同	.143	.143	8.981**	.405	3.459***
打工經驗	.277	.135	9.889**	.368	3.145**

P<.01 *P<.001

(二)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焦慮性未定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焦慮性未定向的大學生所進行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6 與表 4-5-7。

1.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6 所示。

對於焦慮性未定向的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父子自我認同」、「母子關係親密」與「打工經驗」，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36.6%。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父子自我認同」，佔 14.1%，「母子關係侵犯」佔 15.7%，而「打工經驗」僅可增加 6.8% 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來看，本研究結果顯示，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男生之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母子關係親密程度越低，打工目的層次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6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焦慮性未定向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48)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父子自我認同	.141	.141	7.573**	.407	3.368**
母子關係親密	.298	.157	10.063**	-.393	-3.255**
打工經驗	.366	.068	4.719*	.261	2.172*

*P<.05 **P<.01

2. 就女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女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7 所示。

對於焦慮性未定向的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變項僅有「父女關係親密」，所佔的解釋變異量為 13.9%。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呈現正值來看，這說明對焦慮性未定向型的大學女生而言，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7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焦慮性未定向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39)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父女關係親密	.139	.139	5.807*	.373	2.410*

*P<.05

(三)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探索性未定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生所進行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8 與表 4-5-9。

1.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8 所示。

對於探索性未定向的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有「母子關係親密」、「父子自我認同」、「年級」三個變項，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33.4%。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母子關係親密」，佔 23.9%；「父子自我認同」可增加 5.9%的解釋量；「年級」則僅可增加 3.6%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來看皆呈現正值，這說明對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男生而言，母子關係親密程度越高、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且年級越高者，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8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探索性未定向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113)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母子關係親密	.239	.239	34.882***	.470	5.874***
父子自我認同	.398	.059	9.236**	.255	3.211**
年級	.334	.036	5.885*	.192	2.426*

*P<.05 **P<.01 ***P<.001

2. 就女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女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9 所示。

對於探索性未定向的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有「父女自我認同」、「母女自我認同」，以及「母女關係相安」三個變項，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22.6%。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父女自我認同」，佔 13.0%；「母女自我認同」與「母女關係相安」分別可增加 6.7%與 2.9%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皆呈現正值來看，這說明對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而言，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母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母女關係相安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9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探索性未定向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127)

預測變項	R ²	△R ²	F 值	β 值	t 值
父女自我認同	.130	.130	18.458***	.279	3.372***
母女自我認同	.197	.067	10.138**	.333	3.777***
母女關係相安	.226	.029	4.555*	.183	2.134*

*P<.05 **P<.01 ***P<.001

(四)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他主定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他主定向的大學生所進行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0。

1.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他主定向型的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0 所示。

對於他主定向的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變項僅有「父子自我認同」，解釋變異量為 76.0%。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 呈現正值來看，這說明對他主定向型的大學男生而言，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表 4-5-10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他主定向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21)

預測變項	R ²	△R ²	F 值	β 值	t 值
父子自我認同	.760	.760	60.087***	.872	7.752***

*P<.05 **P<.01 ***P<.001

2. 就女生而言 (N=18)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沒有任何一個背景變項或是家庭親子界限變項對於他主定向型大學女生的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效力。

(五)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自主定向的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針對自主定向的大學生所進行的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1 及表 4-5-12。

1. 就男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自主定向型的大學男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

表 4-5-11 所示。

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整體層面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是否雙主修或輔系」、「父子關係親密」、「母子關係相安」，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32.1%。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是否雙主修或輔系」，佔 19.5% 的解釋量；「父子關係親密」可增加 7.5% 的解釋量；「母子關係相安」可增加 5.1% 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來看，除「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因為計分方式的問題（是=1；否=2）所以呈現負值外，其餘皆為正值，表示對自主定向型的大學男生而言，有雙主修或輔系，且其父子關係親密程度越高、母子關係相安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好。

表 4-5-11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自主定向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66)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195	.195	14.971***	-.454	-4.240***
父子關係親密	.269	.075	6.245**	.361	3.161**
母子關係相安	.321	.051	4.544*	.243	2.132*

*P<.05 **P<.01 ***P<.001

2. 就女生而言

本研究針對自主定向型的大學女生所進行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12 所示。

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母女自我壓抑」以及「父女自我認同」，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14.5%。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母女自我壓抑」，佔 10.1% 的解釋量，而「父女關係親密」可增加 4.4% 的解釋量。

從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來看，本研究結果顯示，對自主定向型的大學女生而言，母女自我壓抑程度越低，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好。

表 4-5-12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自主定向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N=84)

預測變項	R ²	ΔR^2	F 值	β 值	t 值
母女自我壓抑	.101	.101	8.942**	-.288	-2.742**
父女自我認同	.145	.044	4.091*	.212	2.023***

*P<.05 **P<.01

(六) 綜合討論

茲將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於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大學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預測情形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整理如表 4-5-13 所示。

表 4-5-13 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預測不同生涯定向大學男、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預 測 項	背 景 變 項	對象									
		迷失方向		焦慮性未定向		探索性未定向		他主定向		自主定向	
		男生 N=52	女生 N=56	男生 N=48	女生 N=39	男生 N=113	女生 N=127	男生 N=21	女生 N=18	男生 N=66	女生 N=84
	性別										
	年級					+ 3*					
	科系										
	是否雙主修或輔系										-1***
	打工經驗		+2**	+3*							
變 項 限	家父子關係親密				+1*						+2**
	庭父子關係侵犯	+2**									
	親父子關係相安										
	子父子自我認同	+1***		+1**		+2**	+1***	+1***			+2***
	界父子自我否定										
	限母子關係親密			-2**		+1***					
	母子關係侵犯										
	母子關係相安	- 3*						+3*			+3*
	母子自我認同		+1***					+2***			
	母子自我否定										
	母子自我壓抑										-1**

*P<.05 **P<.01 ***P<.001

附註：數字代表預測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順序，加減符號說明β正負值，星號代表β值的顯著性

1.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1)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迷失方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迷失方向型大學男生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母子關係侵犯程度越高、母子關係相安程度越低，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而迷失方向型大學女生其母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打工經驗層次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上述結果可歸納出三個主要發現：首先，自我認同是迷失方向型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最主要的預測變項。此一結果正好符合本研究前面文獻整理中強調自我感受在互動關係下的重要性，重要的並不見得是父母真正做了什麼，而是孩子感受到父母對他們認同與否；再者，同性父母的認同最具預測效果。過去研究也發現，同性親子分化關係比不同性別親子關係對子女個體化的影響大，亦即父子分化較能有效預測男性個體化程度，而母女分化較能有效預測女性個體化程度（Chun、MacDermid, 1997）；最後，家庭親子界限對於男生的預測力明顯高於女生。江捷如（民 87）的研究亦有類似結果，而她所提出的解釋是，因為二專女生得更迅速地獨立以進入成人世界，所以和父母分離是較急迫且重要的課題。再者，女生較重視關係（Josselson, 1980），會尋找他人支持的關係，使其與父母間依附的影響逐漸減弱。所以，可能受到其他關係因素影響的緣故，致使家庭親子界限對於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效力打折扣。

(2)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之母子關係親密程度越低、父子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而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女生之父女關係親密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此一結果顯示，關係親密對於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男、女生有不同的預測效果。

探究其因，Larson 與 Wilson (1998)提到，焦慮是調節與監控家庭情緒距離的機制。如果家庭成員經驗到過多的情緒疏離，則焦慮就會增加造成個體害怕被遺棄或是拒絕，家庭成員會希望藉由尋求親密與共同感來減少焦慮；如果家庭成員經驗到過多的親密與共同感，則焦慮亦會增加致使個體害怕失去自主與獨立。因此，對於這類深受焦慮影響的大學生而言，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反應。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與母親關係親密程度越低，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而女生則是與父親的關係親密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之所以會出現女生尋求親密，而男生拒絕親密的結果，研究者認為是因為大學男、女生對於關係的需求

程度有所不同所導致。的確，過去的研究中發現，男性在人際互動歷程中，較不強調情感的凝聚依賴（邱秀燕，民 89）。再者，因為社會整體環境對於男性亦有較多獨立自主的角色期待，所以造成大學男生比女生更害怕失去自主性。再者，因為母親多半在家中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所以個體與母親親密的互動的機會也較多，因而容易引發男生失去自主性的擔心與害怕，所以越少知覺到母子的親密互動，反而比較可以感受到效能感。不過，在截斷與母親親密關係的同時，個體也需要來自父親認同與平等對待的經驗感受，其生涯自我效能才能獲得滋長。另外，在本研究中尚未能釐清的部分是，為何焦慮性未定向女生其生涯自我效能與父女關係親密有關而不是和母女關係親密有關，需要藉由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澄清其間的關係。

（3）家庭親子界限對於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探索性未定向型男生之母子關係親密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探索性未定向型女生則是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探索性未定向指的是「因為探索還不夠，所以對於未來的生涯方向正感到疑惑」，不同於焦慮性未定向的是，探索性未定向型的大學生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探索，便可以做出生涯決定。Campbell, Adams & Dobson(1984)指出，家庭關係維持適度的連結（像是家人間的關係具有正向的情感與反應與接納獨立），將提供青少年一個安全的心理基地，以利青少年從事尋求自我認定的探索活動；相反的，與父母微弱的情感連結與不良的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形成一種限制性的心理基地，阻礙青少年自我認同發展的探索行為。

綜上所述，青少年和父母的情感連結與其自我認同的探索行為有關。再者，由於母親多半是家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也是青少年依附的主要對象，所以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如果與母親互動經驗中，感受到越多的生活照顧與分享，有助於進一步的自我探索、生涯探索，進而提昇其做生涯決定的信心與效能。若再加上與父親互動過程中，經驗到愈多被認同與肯定的感受，更有助於增加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對於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女生而言，與父母親互動過程中經驗到被認同與肯定的感受象徵著與父母間正向的情感連結，有助於個體自我探索的開展，進而增加其生涯自我效能。

(4)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他主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父子自我認同是他主定向型大學男生生涯自我效能唯一的預測變項，其解釋力甚至高達 76%。金樹人等人（民 78）認為，他主定向型學生並未經歷所稱的危機狀態，心中焦慮程度也是最低的。他們的生涯目標通常是父母親或其他重要他人所做的決定。根據佛洛依德理論，男生必須認同父親才能夠成熟長大。過去研究亦出現類似結果，栗珍鳳（民 88）的研究指出大學男生自主發展的傾向與父親的相關較高；邱秀燕（民 89）研究發現，「父子次系統分化」對大學生自我發展的預測力較高。因此對於他主定向型大學生而言，與父親互動過程中經驗到越多被平等對待以及被認同的感受，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另外，本研究結果亦顯示，沒有任何一個家庭親子界限變項可以預測他主定向型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這有可能是因為樣本人數過少所導致的結果，或者說有家庭親子界限以外的其他變項對於他主定向型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更具預測效力。

(5)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自主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父子親密關係程度越高、母子關係相安程度越高，則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自主定向型大學女生之母女自我壓抑程度越低、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自主定向型大學男生與母親的界限關係比父子界限還混淆，個體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中經驗到越多維持表面和諧的相安情況，其生涯自我效能程度卻越高。針對此一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因為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並非固定的狀態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自主定向型也曾經歷過迷失方向或是探索未定向的階段，在那些過程中個體需要來自於與父親互動經驗的被肯定、被認同，而等到他（她）有足夠的探索與思考後，更需要的是與母親互動經驗中的自主感受。因為母親一直以來多半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比較難以割捨，特別是在台灣社會重視關係的脈絡之中。

本研究中家庭親子界限的相安關係代表的是，孩子仍會試著跟母親維持表面的和諧，但彼此的城池卻劃分清楚，孩子知道某些界限是不可被滲透的，因此以一種維持秘密、淺薄溝通的方式維持關係，這類似 Minuchin 所提出「過渡疏離」的概念。但 Minuchin 所謂的疏離帶有放棄關係的意味，但對台灣的孩子來說，關係是無法放棄的，因而得力求彼此相安無事（孫頌賢、修慧蘭，民 93）。因為個體經驗到親子間意見的不一致，想要追求自主可是又怕破壞關係，這樣維持表面和諧的狀態使其更能去追求自己想要

的而不至於有太深的愧疚感，唯有在這樣隔離的狀況下才能去形成對自己能力信心的評估。所以當個體可以藉由與母親維持一個表面和諧的相安關係，以維持其自主性，且能夠打破傳統與父親有距離、不易親近的角色形象，和父親有更多共同參與及分享的行為，才象徵個體邁向成熟自主。

而這種打破傳統既定形象的情況在自主定向型大學女生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情形中亦可看見。本研究結果顯示，自主定向型大學女生之母女自我壓抑程度越低、父女自我認同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根據金樹人等人（民 78）的研究說明，自主定向型大學生不一定最具成就或能力最強，但其內在整合感較高，社會適應情況良好。這類學生通常對未來的職業方向大致有一明確目標，而此一目標係其經過一段困惑或無法決定後才確定下來的。而目標的確定往往象徵自主性的開展，這對於重視關係連結的女生而言是不容易的，而在此同時個體不能再只是依賴被父母肯定與認同的感覺，如何能夠堅持自己所確定的目標，尤其是當其與母親的意見有所衝突時。

不過，以上解釋僅是研究者自身的推論，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加以澄清其真相。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雙主修或輔系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力達 19.5%，而父子關係親密與母子關係相安累積的預測力才僅有 12.6%；另外，母女自我壓抑與父女自我認同兩變項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累積解釋量僅達 14.5%。以上的結果說明，家庭親子界限對於自主定向型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解釋力相當有限，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則需要進一步探究。

（6）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親子界限中父子（女）自我認同仍是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重要預測變項，母女自我認同也在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女生自我效能中佔有重要預測地位。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家庭親子界限變項對各種不同定向情形的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則有不同預測結果，研究者已在上述討論中分別說明，但仍無法仔細地說清楚所有的差異性。一方面是由於各研究對於五種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內涵說明有限，再者受限於並無足夠的研究證據來說明各變項的定位關係，亦即家庭親子界限、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定向情形三者之間到底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因此，本研究僅能就有限的資料做可能的推論，或者僅能做簡單的現象描述，至於其間的因果關係則需要藉由進一步研究來釐清。

2. 母子關係親密對於焦慮性未定向型以及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不同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與母親關係親密程度越低，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而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與母親關係親密程度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高。綜上所述可知，家庭親子界限中的母子關係親密對於焦慮性未定向與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有不同的預測結果，甚至出現相互矛盾的現象。

究其原因，Marcia (1980) 根據危機與定向感兩向度劃分出四種認定狀態，其中「尋求認定」指的是，目前正在選擇生涯目標或是意識型態等活動的定向，想要下定決心卻未做出承諾，正處在認定危機中，而此一認定狀態即包含本研究中焦慮性未定向以及探索性未定向兩類生涯未定向型的大學生，這類學生係處於所稱的「危機」之中，很可能因模糊不確定的感覺而導致焦慮。他們對於未來該選擇何種職業感到困惑無法決定，正努力在做自我探索及職業世界探索的活動。而這類型的個體由於其信念、價值觀等都顯得猶豫未定、易改變，可能積極主動、創造力佳；亦可能是猶豫、怕做決定、高焦慮，且權威衝突的程度較高，與父母的關係顯得矛盾（楊智馨、林世華，民 87）。而這類型個體與父母關係的矛盾在本研究中則是反映在母子關係親密對於焦慮性未定向型以及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具有不同的影響。

綜合上述，研究者也在思考究竟是因為這群處於危機中的個體其特質屬性使得他對於家庭親子界限產生矛盾的知覺，還是因為家庭互動樣貌形塑出焦慮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無法做出生涯決定的人格特質，所以得要斬斷親密的互動關係才能提升其生涯自我效能，或者產生像探索性未定向型大學男生可以藉由母子親密關係來滋養其生涯自我效能，使其雖尚未能做出決定，但確有信心藉由更多的探索來找尋生涯方向。本研究並無足夠證據解釋這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得藉由進一步的研究來說明其內涵。

3. 家庭親子界限對於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力大於大學女生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於生涯自我效能之預測效果，結果發現無論從全體大學生來看，還是將不同生涯發展定向情形的大學生分開來看，不同背景變項與家庭親子界限對於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之預測力都遠高於對大學女生的預測力。其中，他主定向型大學男生的生涯自我效能甚至出現高達 76% 的解釋量，可是女生卻沒有一個變項具有預測效力，一部份原因當然是因為人數過少所導致，但此一現象似乎也點出大學男生之生涯自我效能較能被家庭親子界限變項所預測，而大學女

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更大。

過去的研究也出現類似結果，江捷如（民 87）探討心理分離與依附關係此結合假設與生涯定向之關係，結果發現結合假設僅在二專男生顯出效果，二專女生則只有心理分離與生涯定向有關。該研究者認為，對於二專女生來說，由於得更迅速地獨立自主以進入成人世界，所以和父母分離是較急迫且重要的課題，又因為女生較重視關係（Josselson, 1980），會尋找他人支持的關係，使其與父母間依附的影響逐漸減弱。

再者，這樣的現象或許可以從男女生對生涯阻隔知覺的不同來看，田秀蘭（民 87b）研究指出大學男生對生涯阻礙的知覺主要來自於背景/環境；女生所知覺的阻礙主要來自社會/人際方面，因為男生自小被教導要獨立，要有成就；而女生則是被要求要順從、要得到別人認可，這些使得女性在思考其生涯自我效能時，比男性有更多的考慮。傅琇悅（民 90）以 25 至 34 歲的女性工作者為對象研究指出，未婚女性工作者較缺乏重要他人或外在環境的支持，而已婚的女性工作者反而因多了婚姻關係而增加外在支持，因為未婚女性在知覺未來配偶或是夫家對自己生涯發展的支持，抱持較為悲觀的想法，這也許是女性受到傳統社會化的影響所致。綜合上述，研究者推論除了家庭親子界限外，大學女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可能有其他更具預測力的變項，像是男朋友、未來另一半的支持或者是同儕的影響等等。